



辛亥革命回憶錄



辛亥革命回忆录

第七集

*

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)

地质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(北京海淀区学院路29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*

1982年2月第一版·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¹/₃₂·印张：18³/₁₆·字数：398,000

印数：1—14,870册 定价：1.80元

统一书号：11224·8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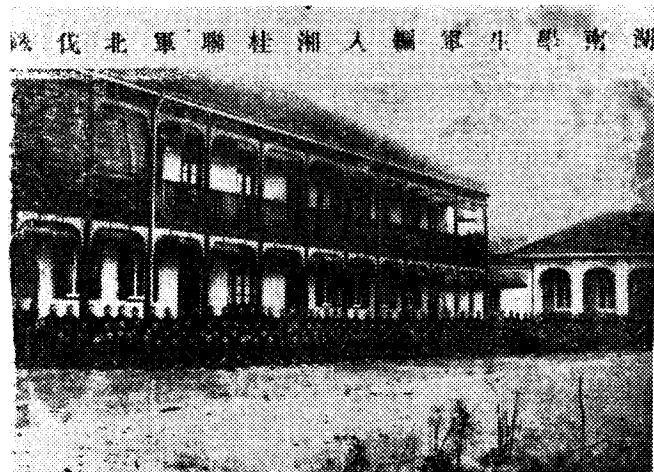
武昌革命军炮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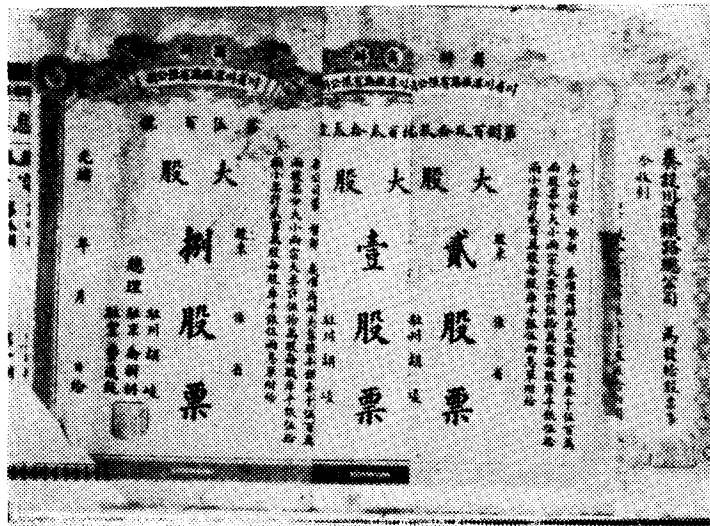
武昌革命军在城郊的营地



辛亥革命时朱德（前左一）和云南讲武堂同学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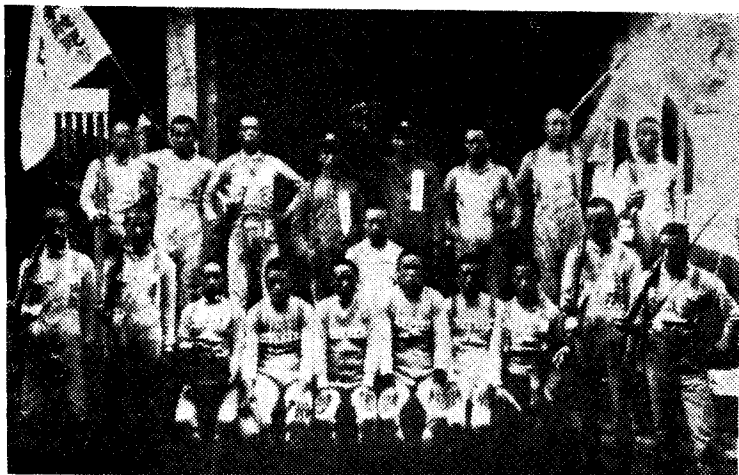
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学生军



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股票



四川保路同志会简章



广东北伐军敢死队



被清政府逮捕的黄花岗起义战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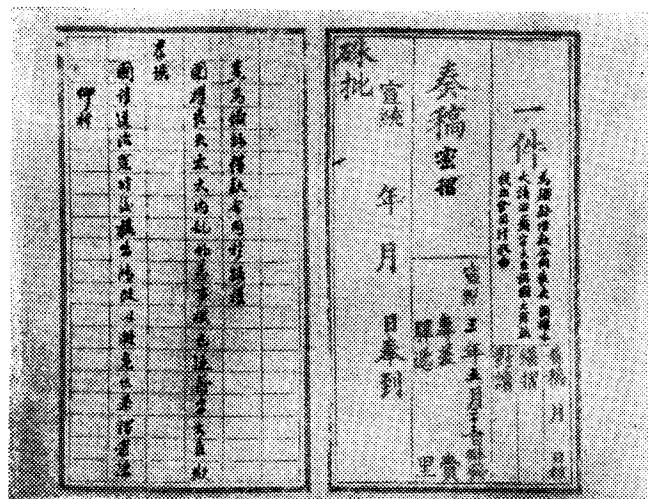
孙中山指挥镇南关起义时戴的帽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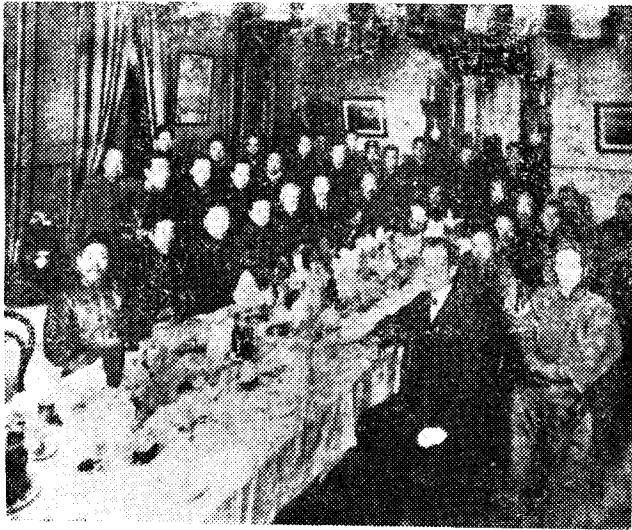
黃興絕筆書
黃花崗起義前夕黃興寫的絕筆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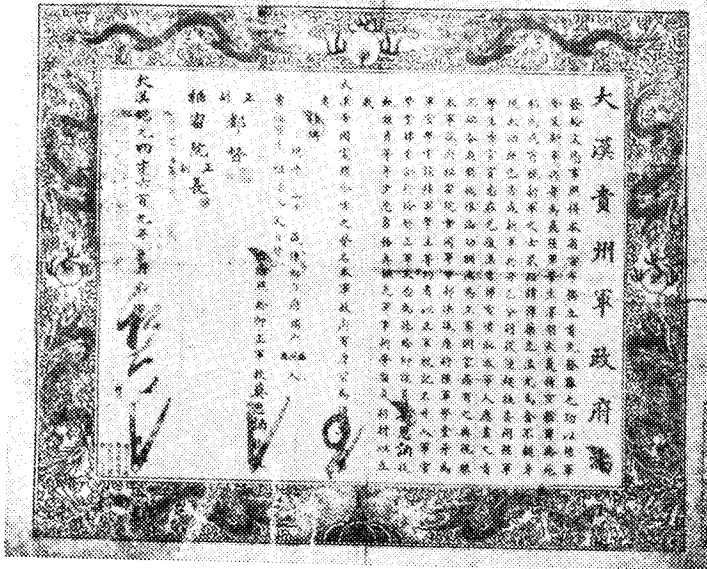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军政府致长沙税务司的照会



四川布政使王人文反对铁路借款上清政府密折



上海都督府成立时摄影



贵州军政府颁发的军官学堂肄业凭证



湖南義勇軍獎牌



清兵投降後編入革命軍隊伍

目 录

- 武昌首义亲历记 邓汉祥 (1)
- 炮八标起义前后 赵楚屏述 (6)
- 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 周武彝 (10)
- 回忆武昌首义 刘莘园 (19)
- 守卫武昌的学生军 刘林模 (31)
- 记鄂军政府的初期外交活动 杨霆垣 (42)
- 长江舰队响应辛亥革命的回忆
..... 严寿华 杨廷纲 林舜藩 (56)
- 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和武昌起义
..... 朱正斋 李猿公述 (67)
- 南京陆军中学学生赴援武昌纪略 殷公武 (73)
- 参加江西援鄂义勇队见闻 凌剑秋述 (77)
- 黎元洪与清军的一次秘密通话 晏勋甫 (79)
- 蓝天蔚 许兆龙 (82)
- 我所知道的汤化龙 彭伯勋 (89)
- 在明德学堂执教时的黄克强先生 阎幼甫 (96)
- 青年运动的急先锋——禹之谟 邓介松 (100)
- 我所知道的谭人凤 邹协助 (110)

回忆陈作新	阎幼甫 (120)
辛亥革命杂忆	黄一欧 (136)
长沙光复前后见闻	龙铁元 (163)
谭延闿阴谋推翻革命政权	张知非 (167)
我参加钦防两次起义的回忆	唐颂南 (169)
赴河口参加起义被阻经过	黄嵩南 (178)
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	莫 雄 (182)
辛亥前后的回忆	李朝彦 (194)
黄花岗起义亲历记	黄一欧 (208)
“三·二九”广州起义的回忆	施正甫述 (218)
我所经历的“三·二九”广州起义	韦能宝述 (228)
参加辛亥广州起义及被捕经过	吴 适 (234)
革命回顾录	关仁甫述 (241)
珠江三角洲的绿林豪杰和辛亥革命	李朗如 陆 满 (25)
潮汕光复回忆	翁辉东 (257)
陆丰光复记	陆 安 曾 桐 (261)
南宁地区人民的反清斗争	余一清 (272)
镇南关起义回忆录	梁烈亚 (281)
记广西北伐军学生敢死队	区维琳 (297)
辛亥革命广安见闻录	白在中 (299)
大关河保路同志会的武装斗争	李乐伦 (313)

- 四川保路、独立运动人物表黄 绶 (321)
- 川南起义到泸州独立杨兆蓉 (346)
- 袍哥唐廉江与辛亥重庆“反正”陈攸序 (351)
- 成渝两军政府合并经过龙国祯 (360)
- 一个县城学生看到的辛亥革命肖华清 (363)
- 雷铁崖家传雷承道 雷导哀 (387)
- 辛亥革命前后有关云南史实三则禄国藩 (396)
- 云南学生运动点滴孙天霖 (405)
- 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詹秉忠 (409)
- 贵州辛亥革命始末吴雪俦 (414)
- 辛亥贵州革命纪略黄济舟 (456)
- 贵州自治、宪政两派斗争简述丁尚固 刘友陶 (488)
- 辛亥革命时贵州工商界的动态冯程南 (498)
- 蔡元培与光复会草创时期俞子夷 (504)
- 辛亥上海敢死团述略徐霁生 (521)
- 上海商团参加辛亥革命经过李宗武访录 (526)
- 回忆中华民国学生军团陈雪涛 (555)
- 上海工商界支持辛亥革命琐忆方椒伯 (560)
- 支援革命经费的上海信成银行沈云荪 (563)
- 沪军都督府筹饷一、二事邱寿铭 (567)

武昌首义亲历记

邓 汉 祥

辛亥年时，我正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，已读完二年级，正在准备毕业考试。这一届同学分别来自鄂、湘、滇、黔、桂、陇六省。其中，云贵二省同学组织了同乡会，我被选为会长，常于星期日约集同学到云贵公所会聚，阅读书刊，揭议时弊。

十九日（10月10日）夜起义枪声一响，陆军中学学生奔走相告，群起响应。云贵学生因平时有同乡会的组织，即以此为依据，成立学生军大队，共三百余人。推我为大队长，席正铭（贵州沿河县人，文学社社员）为副队长。第三陆军中学在城外五里多路的南湖，队伍到楚望台的军械库时已经天亮。这时吴兆麟在该处指挥。吴对我说：“你把队伍带到咨议局去听候安排。”我即将队伍带到咨议局，有吴醒汉、李作栋及邓玉麟在该处安排、联络。李作栋对我说：“邓队长，跟你商量一下，藩台衙门有很多银钱、款项，叫别人去不放心，请你的队伍去守藩台衙门吧。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吴醒汉说：“那就这样，你叫一个人带队伍去，你本人就不要去了，在这里等着开会。”我即派席正铭去，自己在咨议局等候。

一会，黎元洪骑一匹大马来了。他身穿一件灰色长袍，由吴兆麟等人陪着。等在咨议局门口的人立刻列队，吹欢迎号，黎一声不响。后又陆续来了不少人，大家进入咨议局会议厅开

会。黎元洪坐在主席台上一言不发。发言的有汤化龙、吴兆麟、吴醒汉、张振武、蔡济民等。除议决设军政府举黎元洪为都督，并决定有关新国家事宜外，也有军事方面的提议。第二天，继续讨论，有提议破黄河桥以阻北军南下的，有提议守武胜关以扼要冲的，但都感到兵力不足。于是，决定招兵，成立步队四协，推吴兆麟、杜锡钧、成炳荣、张廷辅为协统。杜锡钧说：“都督左右还要有人帮忙，我愿到都督府。”于是另荐何锡蕃担任第二协统。此外，军政府设有四部：参谋部、军务部、政务部及外交部。

四协成立后立即加紧招兵。第八镇已星散的老兵及解甲归田的湖北新军士兵，一呼百应，迅即募足。第一个战役是在淝口与北军对仗。革命军士气极旺，百姓亦全力相助，加以炮队训练很好，所用的是德国克虏伯造的新炮。清军则有炮队而无炮弹。是役革命军三战皆胜，缴获枪械、弹药、辎重甚多。革命军唱凯而还，并将武汉三镇商店中红布购买一空，每人结一个英雄结挂在胸前，沿街四处游行庆祝，商民人等都致敬欢迎。

这时黎已视事，感到不妥，就说：“打了胜仗，应将敌人消灭之，或固守阵地，否则敌人反攻，当何以对付？”故又将上述打胜仗的队伍集中，并增添人员，上前线与北军对阵。此后互有胜负。二十一日（10月12日）以后，军政府及都督府各机构次第成立。继前四部之后，又成立交通部（部长李作栋）、财政部（部长胡子笏）、总监部、军令部、稽察部等。最初李作栋叫我去交通部当科长，隔日杜锡钧（时出任军令部长）来找我去军令部当参谋。我说已答应李作栋去交通部，杜说：“已和李作栋谈过，军令部亟需能拟文电的人，你笔下不错，来军令部可发挥你的长处。”这样，我就到了军令部。最初，负责打电报给各省报告战况，以

后又和唐仲寅(参谋)兼管检查每日报纸。黎元洪、杜锡钧的文电稿都叫别人代拟,我亦常替他们拟稿,因此得以逐渐和黎元洪熟识。不久黎升我为一等参谋,指定我接待湖南、江西及贵州援助湖北的军队,我一直留在都督府内,军政府及都督府的事常得以见闻。

当时清廷闻风丧胆,先以陆军大臣荫昌率永平秋操队伍两镇南来,以后无奈又起用袁世凯,并派冯国璋率北洋劲旅前来与革命军对敌。九月初七日(10月28日)黄兴来到武昌,因为这是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到了,所以革命军方面军心、人心大振,无不欢欣鼓舞。黎元洪请黄兴到汉口指挥军队。黄兴毫不犹豫,十分爽快地答应了。革命军得知后大为振奋,乃在汉口各处高楼大厦上遍插写有“黄兴”字样的大旗,并传说黄兴带来若干人马、军饷等。清军不知虚实,在两天左右的时间内未发动重大攻势。到初九、十两日,北军以优势兵力与革命军在汉口大智门一带激战,巷战持续二日夜,至十一日汉口失守,黄兴率革命军退到汉阳,隔汉水与北军对峙。这时黄兴指挥下的有湖北、湖南及江西的军队,加上武昌的湖北军队,总兵力约三万人左右。十月初六日^①,黄兴到武昌会见黎元洪说:“现在各地纷纷响应,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超过全国半数以上,如能攻下汉口,起义的省份将更加多,清廷势不能支,非垮台不可。”又说:明早拂晓,炮一响,他就带领汉阳的军队过汉水,进攻汉口,武昌军队则由汉阳门上船,渡长江,攻击汉口正面。他并要求组织湖北的敢死队,偷袭北军炮队。黎元洪当时是黄兴怎么说他就怎么说,于是就这样决定了。第二天拂晓,黄兴按计划进攻汉口,但武昌方面军队

^① 误,应为九月二十六日(11月16日)。

无法在汉口登岸，而且没有任何敢死队去偷袭北军炮队。这时已到上午九点，黎元洪就叫我到黄鹤楼去看看情况究竟如何。

由武昌进攻汉口的军队坐在用小火轮拖着民船上，当船接近对岸时，就被藏在沿江破屋中的北军用机枪猛烈扫射，无法靠岸，只好退下来，如是数次均未成功。我去看时，小火轮已与载军队的民船脱节，民船被江水冲往下游。这样，由汉阳方面进攻汉口的革命军就独力难支。十月初七日（11月27日）下午，黄兴败退汉阳。过汉水时，革命军淹死者很多。北军随之进攻，黄兴又由汉阳潜走武昌，于是汉阳于七日下午四时失守。十月初八日（11月28日），黄兴、黎元洪等集合有关军政人员在武昌都督府开会。黎先请黄兴总司令报告战况，黄在发言中怒气冲冲地指责湖北、江西、湖南及武昌方面鄂军如何不协调，作战不力，不听指挥，以至汉阳失守，并无只字责己。他的话激起众怒，有人指责黄兴说：“你是总司令，谁不听指挥，你可以撤换他，处罚他，甚至杀他的头。你身为总司令，自己不负一点责任，天下有这种道理吗？”众人拍案争吵（因都督府设在咨议局，每一与会者前均有一桌子），声震屋宇。此时黎元洪起立发言，他说：“各位同志息怒（这是我生平首次听见他说话中用‘同志’一词），让我说几句。”他讲话的大意是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但本处得失决非仅关系到一处城池，而是全国人心所系，影响很大。如不用理智而用感情，则将徒长清廷志气而灭自己威风，尤其重要的是影响各省意志。如果连首义的武昌都闹不团结，他们也将灰心，而北军亦将谓革命党不能成事，所以这件事决不能动意气。现南京指日可下，孙中山先生即将回国，所以我们想请黄总司令到上海与孙先生共商大计，我们尽量在湖北撑持到清廷瓦解，这是完全可